

吳豐山 政治人的眼光、一輩子的新聞人

※本文引自《提燈照路的人：政大新聞系 75 年典範人物》（2010 年）

許多人都以為吳豐山是新聞系出身，其實他大學就讀政大政治系，從高中時期就立定志向要從政，但由於畢業後未屆選舉，才跑去作記者、考新聞所。一直以來，吳豐山不斷在從政與媒體之間拉扯。儘管大半生都與政治如藕絲般相連，卻還是在媒體路上踏響鏗鏘 34 個年頭。

【張瑋報導】「本來想當個政治人，沒想到當上記者，一做就是 34 年。」



政治，一直以來被吳豐山認為是高於一切之上，是影響社會運作的核心體系。1960 年代，台灣因為政治、軍事上親美，在教育、政府宣傳也自稱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，相對蘇聯為首集團，台灣與美國同屬「民主陣營」，宏揚自由主義。正值高中時期的吳豐山受那樣的

理念影響頗深，相信社會要走向民主、法治，才能邁向現代國家之列。

然而，當時的台灣正處於戒嚴階段，以一黨獨大、反攻大陸為政治主軸，為鞏固國內政局與社會，積極壓制反政府言論，雖有李敖創辦《文星》雜誌、殷海光衝撞當局，但仍在政府以強烈手段干預下無疾而終。

吳豐山心想，台灣情況距離宣傳口號中的實質民主，還有很大進步空間。因此，他對政治產生興趣，興起從政念頭，遂及以第一志願進入政大政治系。在那裡，他習得最基礎的政治理論，成為他日後理解政治體制、憲政法治的根柢。而他大學閒暇時候愛看歷史故事、傳記，也造就他未來思考的視野。

民國 57 年自政大政治系畢業、58 年服完兵役的吳豐山，自覺要等人領進政治圈，是可遇不可求的事，因此便計劃競選省議員。不過，距省議員改選還有三年多，因此，吳豐山必須在這幾年間，先找個事兒做做。

「進去自立是要等選舉。」他說，當時的想法是想藉記者工作培養政治人脈，便自己跑去找當時台南縣無黨籍大老，同時也是自立晚報負責人吳三連毛遂自薦，就此踏入新聞生涯。吳豐山說，「本來想當個政治人，沒想到當上記者，一做就是 34 年」。

吳豐山一進報社跑得是市政線，相較新聞本科系出身的同仁，對採訪、編輯操作不太能進入狀況。於是選擇考入政大新聞所，半工半讀了兩年。

當時，擔任他最感興趣科目的授課老師分別是，教傳播理論的徐佳士，和教授民意原理的曾虛白。其中，徐佳士老師成為吳豐山的論文指導老師，並與他建立跨越半個世紀的師生情誼。

談起徐佳士，吳豐山說他至今仍非常感念，「他幫了我很多忙，我都是後來才知道」。一直到現在，每年吳豐山都還會向徐佳士拜年，30 幾年來沒中斷連絡。吳豐山在民國 87 年決意競選公視董事長前，以及各種工作上碰到的疑難雜症，都會打電話或見面向他請教。

政治理念與新聞實務的交會

吳豐山在新聞所時，最感興趣的課題有兩個，一個是「新聞自由為什麼要兼顧社會責任？」；另一個是「新聞言論如何影響輿論形成？民意的本質究竟是甚麼？」

事實上，吳豐山在政大新聞所的畢業論文「台北市公營報紙與民營報紙言論比較」，便與上述兩個課題有密切關係。在論文中，他想要探究的是，公營報紙的所有者是政府機構，這樣的所有權關係，是不是會讓報紙在政策上與政府站在同一陣線上，傾向宣揚政府的政策？在這裡我們看到 26 歲時，吳豐山的關懷。

吳豐山認為自己先讀政治、後讀新聞，難免讓他比較重視政治新聞、新聞評論。不過，他更認為，他之所以興趣在此，是因為「政治本來就在上層，政治影響一切」。

「但政治必須走在對的道路，也就是符合民意的道路上，而了解民意最直接的方式，就是直接去問」吳豐山說。於是，他個人第一部結合新聞和政治的大型系列報導，「今日的台灣農村」就這樣誕生了。

這是吳豐山在新聞所和自立晚報階段，完成的田野調查暨政策考察。1960年代後期，台灣正面臨邁向現代化國家的產業轉型期，自立晚報發行人吳三連先生聽聞台灣農村凋敝，希望派記者去考察實情。

自此，吳豐山不但開始全省跑透透，進行長達好幾個月的田野調查，徹底了解農村景況與難題，找出當今台灣農業的課題，並且訪問專家學者，試圖釐清政策走向，最後共提出 19 項建言，是一個思考全面、有建設性的報導，受到政府高層的重視。

這是吳豐山第一次見識到做為記者的影響力。他的台灣農村系列報導以每天三千字出現在報紙上，成為自立晚報的一個月專欄。他不但促成政府進行農業重建，更因此受邀至美國參訪，全文還由自立晚報社出版成書，成為理解 1960 年代台灣農村社會的重要資料。

記者當了三年之後，吳豐山還是去參選，選上國大代表。但儘管如此，他還是在總共在自立晚報待了 27 年，公視待了 7 年。時至今日，他仍在各大報投書，最令他得意的是，「吳豐山專欄」20 年來從未斷過。

吳豐山說，當個一流記者，不需要高深學問，只需要保有兩個堅持，第一個，要曉得自己的影響力，要知道，記者寫一個字，有 100 萬人都在看，因此「拿起筆來，摸著你的良心，手不會發抖，你就有資格當記者，因為戒慎恐懼，戒慎恐懼」。這四個字，他重複說了兩次。

其次，專業也是非常重要的。當個一流的記者，需要專業專精，因為「記者是一種專業」，要努力掌握比人多又深入的資訊，而這個資訊也應當是正確的。

當年研究所同學，後來是新聞所教授的王石番曾在政大新聞教育 60 周年紀念刊物《雪泥鴻爪 一甲子》中稱讚他，「(在)政壇和台灣報業大膽敢言，針砭時政，表現傑出」。

以政治人物的眼光當記者

一路走到現在，吳豐山坦言自己一直都在碰政治，但卻從未真正當個全職的政治人物。在這個部分，吳三連對他的影響極大，吳豐山說，「他(吳三連)認為，在那樣的時空下，當報人對國家的貢獻比較具體，當政治人物能夠貫徹理想的人少，隨波逐流的可能性比較大，因此不鼓勵我涉入政治」。

吳豐山說，「我這個人蠻溫情主義的，對於我所尊敬的長輩，對我影響很深。吳三連先生，一直勸我，把重心放在報界，不要把重心放在政治界，所以我就真的把重心放在報界。」

在吳豐山眼中，政治人物和記者的不同，在於記者對採訪對象只是採訪關係，但政治人物卻必須時時刻刻處理「人」的問題。講到這裡，始終無黨無派的吳豐山，之所以未當成政治人物，原因或也在此。

然而，對吳豐山來說，自己心裡面有某個特質一直與政治人物相近，他坦言自己比較擅寫長篇新聞，一個人囊括詳細的背景介紹、綜合、分析，最後加以評論，提出建言。

「記者的角色，採訪的部分，是鏡子的功能，黑的照出是黑的，白的照出是白的」吳豐山說。假使是新聞中的評論人，須有更大的思考架構在腦子裡，以鑑往知來，這種類型的新聞人和政治人物相近，他們都必須在多種意見中，決斷取捨。

從他早年著作「今日的台灣農村」，以及他從未間斷寫作的「吳豐山專欄」來看，可見他在新聞和政治交集處定位自己，這在他大學、研究所，以及初出社會幾年內，已然成型。他在民國 78 年出版「我能為國家做些甚麼」，清楚表明自己的關懷，而陸續出版的「台灣一九九九」(1991)、「台灣跨世紀建設論」(1996)、「論台灣及台灣人」(2009)，則看得出他看待社會的高度。

國家發展是吳豐山的終極關懷。他最早從政治系吸取養分，建立歷史視野、文化想像與社會發展藍圖。並且在新聞所期間，理解政策應回歸民意本質，因此，他在新聞工作上喜歡綜合現況分析、直接觸及政策。他正是以政治的眼光，定位自己這個新聞人，選擇以新聞人這樣的客觀角色，企圖改變社會。

人生若重來，想當老師

不過，現在問吳豐山：如果人生重來一次，他還會想去從政嗎？他反而說他想教書，他渴望教書那樣單純的環境，他說，「單純是幸福的條件」。他還說，如果他有能力，就到大學教書，沒有能力，就到小學教書，能教甚麼就教什麼，只要能自由掌握時間就好。

其實，在吳豐山出版的眾多政論性書籍中，有一本書頗具閒逸文思，「環遊世界六十七天」，內容記錄他民國 60 年，受邀美國參訪後，到世界各國遊玩的所見所聞。吳豐山還想要繼續四處旅行，他想要看看這個世界還有多大。不光

是想看世界名景有多美，而是他想要看到更多人世間的情狀，從中領悟出人類發展的大道理。他正是一位處在這個高度上的新聞人物。

【小檔案】吳豐山

最高學歷：政治大學新聞所

經歷：國大代表、公視第一屆及第二屆董事長、行政院政務委員、監察委員、《自立晚報》採訪主任、總編輯、社長。

相關新聞：2012.10.26 33 年獻身新聞 吳豐山獲終身成就獎。台灣醒報。